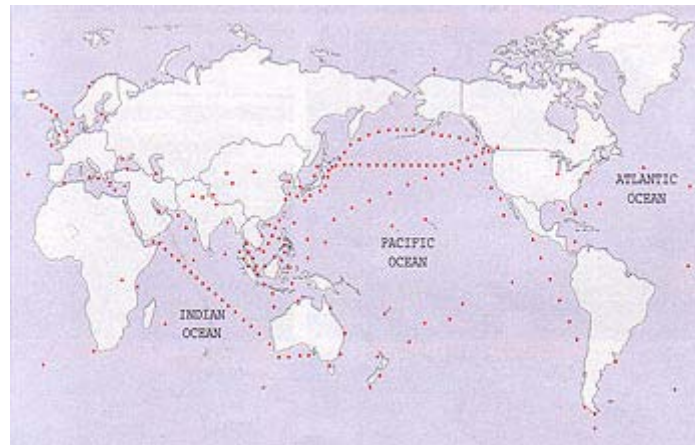




学院师生和平愿 全球大海送尊胜碑

独家采访：何谨 图片提供：郑水吉



尊胜圣碑遍布七大洲洋湖海，地图上之红点显示已放尊胜碑地点。



这群年轻人以一颗单纯虔诚心，抱着一块块刻满佛顶尊胜陀罗尼咒文的花岗石碑，登上飞机，搭了渡轮，甚至租用快艇，从西藏高原到地球最南端的 Ushuaia；从阿拉斯加到南非的好望角；从百慕达到阿拉伯海湾，只为了将石碑掷入各地海洋，祈求风调雨顺，天下安宁。

这群年轻人是在郑水吉老师的鼓励及带动下，静悄悄的进行这一项「特别任务」。

在短短的七年内，尊胜碑已遍布全球七大洲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最可贵的是他们并没有组织背景，也没获得特别资助，全靠自掏腰包发心去做，做了也不愿张扬。像郑水吉老师，他发起送尊胜圣碑，又很低调的婉拒采访，若不是我们相识多年，又费了一番唇舌，始使这大愿大行公诸於世。

十六年前结缘契机

郑水吉是双威学院的讲师，这几年来他不停东跑西飞，人家出国是旅游购物，而他只有一个目标：专程送尊胜碑。

所幸，在双威学院佛学会，有一群学生受郑水吉影响学佛，并在出国深造或毕业后公干时协助他完成这个心愿。

16年前，郑水吉接触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深戚契机，用功持诵。发现大藏经

虽有收录，却鲜为人知，修持此咒者更少。据记载，当佛陀波利把此经传入中国后，几乎传遍所有寺院，持诵者屡有感应，在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时，曾特召今天下僧尼诵此陀罗尼，限一月内诵令精熟，每日诵念 21 遍，并于每年正月一日具载呈报，可见在当时之兴盛。

郑水吉是从万挠佛学会的蔡文端居士那里获得此咒，蔡文端对悉昙梵文与罗马文之拼音颇有研究，特别请他将会刚智法师之悉昙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加字具足本》译成罗马文拼音，后水吉又获张记福等艺人录音，将此经咒之缘起、殊胜功德、感应及梵音念诵等透过赠送卡带广为推介。

1991 年郑水吉听说马六甲卡玛迦如佛学会，建有一尊胜塔，驱车前往瞻仰。在那里，他发现喇嘛将西藏经咒印在纸条，准备投入大海以超度海里众生。他当场想起可将尊胜咒如法炮制。依记载佛告天帝说：「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窠堵波(塔)中。天帝!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族姓男、族姓女，於幢等上，或见或相近，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山幢等上尘落在身上：天帝!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天帝!此等众生，为一切诸佛之所授记，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到香港大屿山拜见圣一法师。

「既然其影映身，风吹尘落在身上，就不再堕恶道，我们若将它投入海里必能利益六道众生。」郑水吉即刻付诸行动，以 A4 纸印了一万张尊胜咒，每张纸再分四段，一共有四万纸条，他与学生们到刁曼岛度假，特别买了一千粒面包，欲将面包夹经咒纸来喂鱼。

岂知一登上渡头，突然有阵狂风吹来，风势太猛，他们纷纷蹲了下去，而经咒纸却从所包裹的塑胶袋隙缝中，被风一张接一张的卷走，转眼间海面铺满经咒纸蔚为奇景。

当晚九时，他们将所剩下来的经咒纸条，沿海环岛徒行，一边走一边念诵掷纸，一路星光闪烁，潮声拍岸，狂风吹起而心中的咒语不断，直到凌晨二时才完毕，狂风也渐渐平息，对他来说是此生美好难忘的经验。接着，郑水吉因教务交流到悉尼及纽西兰，也带了经咒纸随行。

当有一天郑水吉的母亲要他去订制一块南无阿弥陀佛石碑。(本地常有善心人在车祸频密的路旁矗此石碑，盼能净化此处，亦有警惕驾驶者的意味。)于是他找到专刻墓碑的工场，发现其中一块墓碑刻有印度文，刹那间灵机一动：我也可将尊胜咒刻在碑上啊!

郑水吉有位表姐夫在云石公司任职，便托他代为采购了一批花岗石，找人来刻。一

开始以手工刻的效果欠佳，接著找到另一家用电脑扫描，将经文先印后刻。93年12月，他乘火车到泰国的芭堤雅和宋卡，送出第一块。此碑石长60.96公分，宽45.72公分，厚约2.5公分，重约20公斤，正面刻上新编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背面刻上梵文释迦如来，多宝七如来，四大菩萨和弥勒菩萨等名号，每块须费马币270元，小片加金箔的马币300元。

龙天护佑处处贵人

初放尊胜碑战战兢兢的，一来很在意旁人眼光，又怕触犯当地条例，总要顾盼左右才敢动手。如何将它带上飞机就费周章，为避免碰损及受阻挠，一开始手抱上机，接着有经验的数块重累累的悄悄放进手提行李拖拉上机，偶尔让空中小姐发现了，经解释后都会通融过关。



郑水吉以自信笃定的语气说：「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利益众生，相信天龙八部都会来协助，因此往往能逢凶化吉，有惊无险。」

郑水吉和林文强，第二次要在马六甲海峡放尊胜碑，在波德申想要租船出海，两人在岸边兜兜转转，忐忑不安，引起警察的注意，见他们神情有异上前问话，了解初衷后，表示公海常有海盗出没，这样出海很危险。

这两位警察竟然自告奋勇亲自护送他们出海，还以无线电联络上印尼水警，通知对方要到公海放祈祷圣物。水吉不禁感叹道：「这两位友族警察，简直有如天上派来帮我们的！」

出门要靠贵人。另一次在峇厘岛机场，当他们一踏出机场欲召车，就遇上捣乱份子，情势紧张时有人见义勇为出来化解。后来遇上机场保安主任 Pak Ali 正值下班时分，了解水吉的来意后载他们去找酒店。

当他们一一嫌贵后，乾脆载回妻子家庭(酋长家族)经营，由皇宫改建的旅馆，一连几天载他们四处去租船，分别在该岛的南北两方的海外放碑。

郑水吉的一位同学张丽冰，因缘更加殊胜。她赴中国进修古筝，朋友的父亲是位退伍军官，获他大力支持打了几通电话，得到兰州军区管辖的黄河及长江源头放尊胜碑，而且全程是由军车接送，军官陪伴。威风凛凛呢！



在旅途上，往往获不同种族及信仰的人士协助，在澳洲维多利亚大学的一位洋教授，就义务的帮水吉到南极放尊胜碑。

到阿根廷时获佛光协会的林会长协助，其友人 Mario 是退伍空军，得知他们的大愿后，一路兴致勃勃的随行，放了立刻联络气象局，获悉有一阵不寻常的风(Strange Wind) 从二千公里外的福克兰岛方向吹来，将会历时两周(福克兰群岛在战争时伤亡惨重)。

难行能行任人说痴

郑水吉放尊胜碑飞得最远是马尔代夫、挪威北部及阿根廷南端的 Ushuaia(濒临南极，被称为地球最南端之市)，他的积蓄几乎全花在尊胜碑上。

山穷水尽疑无路，当郑水吉与同学们跑得乏力时，1997 年一位「救星」出现了。他就是大马国际船务任职工程师的梁永强，不只欣然答应在航线上放尊胜碑，还介绍船上的同事诸如厨师及水手等帮忙放，这一来南中国海、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黑海、地中海、阿拉伯海的各纬度上皆有了尊胜碑。只可惜梁永强今年离开了大马国际船务，有待新的因缘延续。

除了随水流，也要向高攀。郑水吉和一群同学也将尊胜碑矗立在东南亚最高峰——哥打京那峇鲁山上，而且是特别订制，重达 72 公斤，千辛万苦抬上峰顶，只差没有记入健力士记录。



此外，在万挠佛教会的赞助下，另外铸制一批刻有金箔字的小片尊胜碑，送回佛顶尊胜陀罗尼的发扬地五台山上诸道场，以及中国各地的寺院供奉。目前，郑水吉最渴望能到俄罗斯最大湖 Oz Baykal 放尊胜碑，因它汇流到俄罗斯的各大河川，只是签证困难，一直未能成行。难行能行，凭的是一股傻劲。

有人笑他傻，有人说他痴，郑水吉憨直的说：「不管你们讲什么，我认为能够利益六道众

生、有意义，就尽力而为。」

越高山穿风雪 过险难遇奇景 天涯海角结善缘

采访：显旭

在郑水吉老师带动下，一群热诚的年轻人，在不畏艰苦的送尊胜圣碑，遍布全球七大洲，祈愿世界和平，六道众生得度。本期继续报导这群同修的亲身体验。

日本青光遍海

黄益成(伦敦大学校外法律系学生 22 岁)

记得 1997 年 7 月抵达东京时，是日本近年来温度最高的一天。刚开始在渡轮上放圣碑时，蛮在意别人的眼光，见到水手船员时因害怕被干涉，而会急忙闪开一旁。由

于当初抱著顺道的心态，所以并没有很认真看待这件事。

当见到同修们都有所感应时，顿时觉得很惭愧。在第3趟放圣碑的时候，我便专注地念诵《地藏菩萨圣号》及《观世音菩萨圣号》。就在放了第一块圣碑后，见到一丝丝青光，其数无量遍满海面涌向船尾放尊胜处，续而消失，此景维持了二小时许。在这共23天的航程里，全程共换了5趟渡轮，放了10块圣碑，几乎整个日本岛的海洋都去过了。

神山一路有助缘

胡瑞婷(尊胜总会委员 23岁)

当时我们一行九人专程从半岛到沙巴去，带了洋灰、石沙及锄头上山。另外，也请了4位土著把72公斤重的石碑扛上山去。我们共行了整10个小时的路程，到达当局批准我们立碑的地方(Laban Rata)。刚巧那时有一项建筑工程进行，工人们很乐意协助我们，过后还帮我们铺上云石美化。虽然当时一路上下雨路很滑，但感觉上一一直都得到许多帮助很顺利。

北欧冰岛破冰之旅

严攸斌(电子工程师 24岁)

到英国深造的时候，有一年，接到老师的通知，说有一位在船上当工程师的朋友，航行经过加拿大，并会在途中放圣碑，所以我与另一位友人，特意从英国乘搭飞机到加拿大，带了5块给他。过后，老师再寄了20块给我。去年6月，我从英国坐船到冰岛再坐巴士北上，路程中总共放了11块；而在冰岛北部 Husavik 则观鲸鱼处放了1块，当天 Husavik 海面出现大雾、征风狭雨，波涛汹涌，迫使观鲸鱼之游览船停航！

中国大连狂风大浪

廖咏芬(医师 33岁)

我选择中国大连作为放圣碑的地点，因为这一带曾经因为朝鲜战争及唐山大地震而牺牲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在这儿，总共放了4块，过程中，大渡轮摇荡得很厉害。虽是夏季却连续不断地下雨，这可是罕见的现象。途中也作了个感人的梦，梦见自己正赶著要去放圣碑，口里不断地持诵尊胜咒。接著出现了许多认识及不认识的朋友一起持诵，直至悲情涌上心头而哭了。当时让我深深体会到三恶道众生的痛苦及无奈。唯有祈求尊胜咒之功德，让他们早日离苦得乐！



咏芬手抱尊胜碑在寒山寺留影

阿拉斯加飞越冰洋

余碧芳(广告设计员 30岁)

97年6月在阿拉斯加原是想乘船到海中央去，由于海水结冰未溶解，当地居民说是

不可能有船只出海的。一位外国人建议我们乘搭飞机到海中央，还介绍了一名女飞机师给我们，女飞机师一口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当我们上飞机时，把她吓了一跳，原来她没有料到竟是这么大块的石碑。她向我们表示由于风力会很大，我们这三个女生是没有能力将飞机门给打开，再将圣碑抛出去的。幸好当时她的父亲及弟弟前来探望她，并主动乐意协助。飞了大约 45 分钟后，女飞机师告诉我们天空远处飘来的黑云越来越靠近飞机，如果继续前进的话，怕会危险。当时飞机刚好盘旋于溶解了的海水上面，她尽量把飞机降低，我们终于成功将两块圣碑放在阿拉斯加的海中央了！

中国将领接待开路

张丽冰(古筝老师 39 岁)

96 年 8 月我到中国念书，顺道也将圣碑带过去。当时有另四位发心的同修特意请假陪同。去之前，我们与一位朋友的丈夫接洽过，他是一名中国军人。当我们到达中国兰州时，他用了一辆军车来接载我们，车内还坐著四位军人。这位中国朋友安排我们住在解放军区里，这儿可是不可随意出入的禁区。第二天，我们去拜访当军官的爸爸。交谈中，我们向他提起放圣碑能超度三恶道，救度无数众生。他一听，非常赞叹。我们分别在黄河源头鄂陵湖放了两片圣碑：青海湖及通天河(长江源头)各放一片。当任务完成后，这一群热情的军人还设了两大桌的餐宴、廿多道菜未款待我们！军队的一位师领还向大家宣布说：「他们的到来可是对中国人民的性命与财物的一份贡献啊！」使我们听了怪不好意思的。



中国军人协助下，丽冰与友人成功将圣碑放到黄河源头

纽西兰海豚欣喜拥护

蔡玉茵(股票经纪 43 岁)

94 年 7 月我环绕在太平洋，这包括了夏威夷、斐济、纽西兰、大溪地、瑙努汤加等地。

这趟圣碑之旅之后，我发心吃全素。这是因为想到自己去放圣碑是为了救度海里的无数众生，又怎能将它们当作腹中食物呢？在纽西兰 Kaikoura 海上放圣碑时，海面上竟然出现了七百多只海豚！船夫告诉我们 7 月是冬天，是不可能会出现海豚的，这种情景真是非常难得及罕有！在瑙努汤加时正逢雨季，已下了一个多月的短命雨，我们抵达前后三天天气开始转晴，给我们有机会找渔船出海。记得浪非常汹涌，感谢佛菩萨慈悲，让我们平安回来，三天后离岛时，天气恢复原状大雨继续倾盆而下。

非洲劫后余生

彭伟洋(会计师 27 岁)

97 年 4 月，我一人带了两片圣碑到土耳其北部的黑海及苏联的里海去。当时下著雪，天气非常冷。由于该地不是旅游区，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艘渔船出海放圣碑，回程中黑海就起了大风浪。过后，我继续下一个目的地——里海。巴士越过高山时，遇上了大风雪不能再前进，就改乘飞机出发。下机时，又遇到入境签证的问题，连护照也被有关当局没收了。当时感到很害怕及无助，幸好一位土耳其朋友的父亲热

心前来帮助，还带我这个陌生人到他家住宿，令我感动又感激。

接下来又面对找不到渔船的问题，花了美金一百元，才得以出海。此外，去非洲肯尼亚维多利亚湖(尼罗河源头)放圣碑时，也遇上被劫的险遇，差点连性命也赔上。这些都是刻骨铭心的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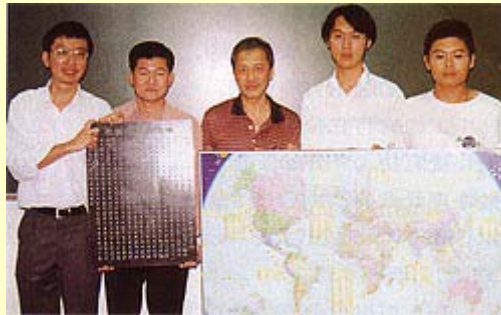
沙漠风暴铺盖城市

胡文进(国际出口经理 32 岁)

我曾经到过地中海、红海及波斯湾去放圣碑。在地中海时，遇到刮大风，危急中乘坐的游艇被风吹得幌来幌去，而我呕吐了几次。来到 Jeddah(沙地阿拉伯南部，遇上沙漠风暴。

风沙铺盖整个城市，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没有人敢冒险出海的，后来还是成功找到船。在海上，风浪大得几乎要被翻船，我怕得向身边的朋友说：「如果船沉了，你要救救我啊!」。当时只是觉得非常害怕，还把救生圈放在脚下，随时作好心理准备。庆幸的是最后还是顺利将圣碑放入海里。

郑水吉的学生林文强等人发起了「尊胜缘基金会」，更有计划的去推广尊胜陀罗尼的修持法门。至今，郑水吉等人已放了三百多块尊胜碑，还有一些寄放在柏斯的外国学生家等待放送，总数目标是一千块，遍布全球七大洲，你可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共襄义举?



左起郑水吉与尊胜缘基金会会长林文强、
万挠佛学会会长蔡文端、严攸斌、及黄益成合影。

免费赠送佛顶尊胜陀罗尼卡带及书籍，有意索取者请付回邮三元及 A4 信封，致函：

Mr.Tee Chwee Liat
No.5, Jalan Kolej, Bandar Sunway,
461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E., Malaysia.
Tel: 012-6570544



黄河源头—札陵湖



马尔代夫—马累



毛里求斯



北爱尔兰



印度萨特莱杰河



印度—鹿野苑



越南



夏威夷



百慕大



西藏



印度萨特莱杰河



澳洲—阿德莱德



阿根廷—冰川湖



南非—好望角



《福报》第6期 2000年11—12月 | 第7期 2001年1—2月